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概要

(上)

安徽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

前 言

为适应大学本科、专科教授马列文论选讲课程的教学需要，也为了适应社会上广大读者自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需，我们编写了一套马列文论选讲教材。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概要》及《学习马列文论必读文学作品选》，已与读者见面。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概要》分上、下两册。上册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著十九篇，列宁论著九篇，斯大林论著四篇，共三十二篇。在每篇论著之后，由选编者作了若干注释。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及斯大林部分论著的注释由刘秉书、赵凯承担，列宁论著及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一篇注释，由傅腾霄承担。该书下册为“学习体会”，共分十讲。其分工是：

刘秉书（第一讲、第三讲、第六讲）、赵凯（第二讲、第四讲、第五讲）、傅腾霄（第七讲、第八讲、第九讲、第十讲）。刘秉书还承担了核对原文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概要》全书最后由傅腾霄统稿，徐文玉审阅。

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它代表当今文艺理论科学的最高水平；所以，编

写马列文论选讲教材，就不能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思想、理论工程和艺术工程。我们的能力是很难承担的。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概要》一书的下册，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时，我们改变了一般以篇讲解的惯例，采取分专题论述的办法，意在讲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观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这点小小的改革是否适宜，连同上册选目之是否得当、注释是否准确，敬请读者一并斧正，以便今后修改、提高。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曾参考、借鉴了兄弟院校的同类教材和有关论文。没有兄弟院校的成果，本教材是不可能编成的。谨此特别提出，以示不敢掠美，并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我系领导、函授办公室、合肥晚报社印刷厂及所有关心本教材的同志，没有他们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本教材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印成。

安徽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马克思	给父亲的信(1837年11月10——〔11〕日)···	(1)
恩格斯	德国民间故事书·····	(10)
马克思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摘录)·····	(2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摘录)·····	(30)
马克思	恩格斯 神圣家族(摘录)·····	(34)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摘录)·····	(49)
恩格斯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摘录)·····	(58)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摘录)·····	(89)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摘录)·····	(96)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摘录)·····	(106)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录)·····	(110)
马克思	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	(117)
马克思	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	(127)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摘录)·····	(137)
恩格斯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摘录)	(141)
恩格斯	格奥尔格·维尔特·····	(145)
恩格斯	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	(153)
恩格斯	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	(161)

恩格斯	致保·恩斯特 (1890年6月5日)	(169)
列宁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176)
列宁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188)
列宁	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199)
列宁	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203)
列宁	欧仁·鲍狄埃 (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 而作)	(212)
列宁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摘录)	(216)
列宁	给阿·马·高尔基 (1919年7月31日)	(226)
列宁	青年团的任务 (摘录)	(235)
列宁	论无产阶级文化	(242)
斯大林	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 (1924年7月15日)	(247)
斯大林	论东方民族大学政治任务 (摘录)	(253)
斯大林	致费里克斯·康同志 (1929年7月9日) ...	(258)
斯大林	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1930年1月17日) ...	(263)

马 克 思

给 父 亲 的 信^①

特利尔

〔1837年〕11月10—〔11〕日
于柏林

亲爱的父亲：

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象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

在这样的转变时机，我们感到必须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而世界历史本身也喜欢把视线投向过去，并回顾自己，这往往使它显得是在倒退和停滞；其实它只是好象坐在安乐椅上深思，想了解自己，从精神上了解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

个人在这样的时机是富于抒情的，因为每一变化，既是绝笔，又是新的伟大诗篇——它力图使辉煌的、仍然融合在一起的色彩具有持久的形式——的序曲。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一度经历过的东西建立起纪念碑，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感情上重新获得它在行动上已失去的地位。不过对于我们经历过的东西来说，哪里有比父母的心这个最仁慈的法官、这个最体贴的至友、这个爱的太阳——它以自己的火焰来温暖我们愿望的最隐秘的

中心——更为神圣的珍藏之所！而那些应受责备的坏东西，如果不是作为本质上必然的状态的表现暴露出来，又如何能够得到很好矫正和宽恕呢？至少那种经常倒霉的意外事件和精神迷惘，又如何能够不被责备为心灵的缺陷呢？

所以，当我在这里度过的一年行将结束，回顾一下其间所经历的各种情况，以便回答你，我亲爱的父亲，从埃姆斯寄来的那封极其亲切的信②的时候，请允许我象考察整个生活那样来观察我的情况，也就是把它作为在科学、艺术、个人生活方面全面地展示出来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来观察。

当我离开了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爱的——而且起初是热烈追求的、没有希望的爱的世界。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③那样美。

到了柏林以后，我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有时去看人也是勉强的，只想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

对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情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

于诗意的思想，不过也许还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对蓬勃朝气的追求，——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的内容的特点。无边无际的、广泛的渴求在这里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使诗作不够紧凑，显得松散。

但是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因为我应该研究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这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一方面，我读了——不加任何批判地，只是按学生的方式——海奈克齐乌斯和蒂博的著作④以及各种文献（例如，我把罗马法全书⑤头两卷译成德文），另一方面，我试图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我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并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三百印张。⑥

.....

这时我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例如，摘录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卢登的《德国史》⑦——并顺便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感想。同时我翻译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并且开始自学，即根据文法学习英文和意大利文——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成绩，我读了克莱因的《刑法》和他的《年鉴》⑧以及所有的文学新作，不过后者只是顺便浏览而已。

到学期终了，我又转向缪司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在我寄给你们的最后一册笔记中⑨，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乌兰内姆》），直到最后它完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路的纯

粹艺术形式。

然而，只是在最近的一些诗中，才象魔杖一击——哎呀！这一击起初真是毁灭性的——突然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个象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

在作这种种事情的时候，我在第一学期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经历了许多斗争，体验了许多内心的和外在的激动。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我大大充实起来，不仅如此，我还忽视了自然、艺术、整个世界，跟朋友们也疏远了。这似乎连我的身体也有反映。一位医生劝我到乡下去，于是我第一次穿过全城到了城门前走向施特拉劳。我并没有想到，虚弱的我，在那里会变得十分健康和强壮。

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

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

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

我写了一篇将近二十四印张的对话：《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⑥。彼此完全分离的科学和艺术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了。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通过

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且由于写这部著作需要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作某种程度的了解，我费了很多脑筋，而且写得非常〔……〕（因为它本来应当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现在也几乎想不起它的思路了；这部著作，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可爱的孩子，象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

由于烦恼，我有几天完全不能够思考问题，就象狂人一样在“冲洗灵魂，冲淡茶水”⑩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水旁的花园里乱跑，我甚至和我的房东一块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

此后不久，我只从事一些正面的研究。我研究了萨维尼论占有权的著作、费尔巴哈和格罗尔曼的刑法、克拉麦尔的《论词义》、韦宁—英根海姆关于罗马法全书体系的著作和米伦布鲁赫的《关于罗马法全书的学说》⑪，后者我现在还在研究；最后我还研究了劳特巴赫文集⑫中的某些篇章、民事诉讼法、特别是教会法，后者的第一部分，即格拉齐安的《矛盾宗规的协调》，几乎全部在《〔法典〕大全》中读完了，并且作了摘要；我也研究了附录——朗切洛蒂的《纲要》⑬。后来，我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部分，读完了著名的维鲁拉姆男爵培根的《论科学的发展》⑭，对赖马鲁斯的著作下了很大功夫，我高兴地细读了他的著作《关于动物的复杂本能》⑮。我还研究了德国法，但是我研究的主要只是法兰克王的敕令和教皇给他们的信。

由于燕妮的病和我的徒劳无益的脑力劳动引起烦躁心情，由于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而感到苦恼，我

生病了，这是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的，亲爱的父亲。病好以后，我便把所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我认为我能把它们丢得一干二净；直到现在，我丝毫没有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

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见面，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⑩，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但是一切声音都安静下来，我陷入了真正的讽刺狂，而这在如此多的东西遭到否定以后，是很容易发生的。此外又加上燕妮的沉默，而且只要我还没有通过类似《访问》^⑥等等拙劣作品来掌握现代主义和现代科学观点，我也安不下心来。

如果我在这里也许没有把上学期的整个情形说清楚，也说不详细，把所有的细节抹煞了，那就请原谅我，亲爱的父亲，因为我急于想谈我目前的情况。

冯·夏米索先生寄来一封毫无意义的短信，告诉我，“他们感到抱歉，年鉴^⑪不能采用我写的作品，因为年鉴早已付印了。”我遗憾地领受了这封信。书商维干德把我的计划寄给销售好乳酪和坏书刊的温德尔公司的代理人施米特博士。今附上他的来信。施米特博士还没有回信。但是我无论如何不放弃这个计划，特别是因为通过大学讲师鲍威尔^⑫（他在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中起重大作用）和我的同伴鲁滕堡博士的帮助，所有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都答应撰稿。^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10、14——17页）

注 释

①《给父亲的信》是马克思学生时代仅存的一封信。这封信表明马克思具有广泛的学习兴趣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同时也记载了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的重要因素和他追求科学世界观的热忱。这封信第一次发表于1897年《新时代》杂志第16年卷第1卷（斯图加特）。

《给父亲的信》是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第一个年头的学习、创作和思想情况的一篇详尽的汇报。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马克思的美学兴趣和文艺创作情况。马克思非常爱好文学，特别是诗歌。他在波恩大学学的是法律，但选修的有一半是文学课程。1836年10月，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开头，他酷爱抒情诗，后来，他对黑格尔的著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尽管这时，他主要研究法学和哲学，但对文学艺术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认真地阅读了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温克尔曼的《艺术史》等著作。他当时曾打算出版戏剧评论的杂志。他要用诗歌浇铸自己的思想感情。马克思写的诗深受歌德、席勒、海涅为代表的德国文学的影响。1836年12月，马克思把诗集《爱之书》和《歌之书》寄给燕妮，以表达他对心爱的姑娘的离情别绪。1837年10月，为了庆祝父亲的生日，马克思编选了《献给父亲的诗册》，从柏林寄回家中，表示对父亲的永远敬爱之心。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写了不少文学作品。现在可以找到的有六本诗歌，还有幽默小说《斯克儿皮昂和费利克斯》中的片断以及用诗体写的悲剧《乌兰内姆》的几场。这些文艺作品都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里。这些文艺作品包含着马克思热烈而真挚的感情，表现了他对当时德国黑暗现实的反抗精神。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还对自己创作的作品，进行了评价。

《给父亲的信》是青年马克思处在向新生活迈进的转变时期的思想记录。它是说明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马克思早期

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的重要依据。

②指亨利希·马克思于1837年8月20日左右致卡尔·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66—868页。

③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④指约·哥·海奈克齐乌斯《按照〈罗马法全书〉次序叙述的民法原理便览》1728年阿姆斯特丹版；安·弗·尤·蒂博《罗马法全书的体系》1803—1805年耶拿版第1—2卷。

⑤《罗马法全书》是罗马民法大全的最重要部分，是在528—534年东罗马查士丁尼一世时编纂的。《罗马法全书》是从罗马著名法学家关于民法和诉讼法著作中摘录汇编成的。

⑥这篇著作没有保存下来。

⑦指以下著作：哥·埃·莱辛《拉奥孔：或论绘画和诗歌的界限》1766年柏林版；卡·威·斐·佐尔格《埃尔温·关于美学和艺术的四问答》1815年柏林版第二部；约·约·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1764年德勒斯顿版第二部；亨·卢登《德国民族史》1825—1837年哥达版12卷本。

⑧恩·斐·克莱因《德国一般刑法原则》1799年哈雷版；《普鲁士国家立法和法学年鉴》1788—1809年柏林和什切青版26卷本。

⑨指〔献给父亲的诗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569—736页。

⑩海涅《北海集》（第一集《和平》诗）。

⑪马克思指的下列著作：约·保·安·费尔巴哈《成文刑法的原则和基本概念的修订》1799年爱尔福特版第一部和1800年开姆尼茨版第二部；约·保·安·费尔巴哈《德国现行一般刑法教科书》1801年吉森版；卡·路·威·冯·格罗尔曼《刑法科学的原则》1798年吉森版；安·威·克拉麦尔《论〈罗马法全书〉和〔查士丁尼〕法典》不同版本的词义》1811年基尔版；约·奈·冯·韦宁—英根海姆《一般民法教科书，根据海泽为讲授罗马法全书而写的一般民法体系的原理编纂》

822—1823年慕尼黑版第1—3卷；克·弗·米伦布鲁赫《关于罗马法全书的学说》1823—1825年哈雷版第1—3卷。

⑫马克思指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杜宾根出版的德国法学家沃·亚·劳特巴赫写的关于罗马法全书的教材：《供研究五十卷罗马法全书的理论实践文集——按综合法编写》1690—1714年杜宾根版第1—43卷及索引（由乌·托·劳特巴赫出版）；《法学教科书——最简单的公式，但具有丰富的意义和论据，说明了几乎全部法的内容》1679年杜宾根版第一版（由约·雅·许茨出版）。

⑬12世纪博洛尼亚僧侣弗兰契斯科·格拉齐安编写的宗规法汇编《矛盾宗规的协调》，是16世纪《宗规法大全》的基本部分。该大全在中世纪是同罗马民法大全相对立的。卓·帕·朗切洛蒂《宗规法纲要》1598年维也纳版；这部《纲要》曾作为附录编入《宗规法大全》。

⑭指1623年伦敦出版的弗·培根的著作《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

⑮海·赛·赖马鲁斯《关于动物本能主要是它们的复杂本能的总的考察：探明世界、造物主和我们自身之间的联系》1760年汉堡版。

⑯博士俱乐部是1837年在柏林出现的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左翼激进分子代表的小组。博士俱乐部的成员有：神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历史学教员卡尔·弗里德里希·科布、地理学教员阿道夫·鲁滕堡等人。马克思也积极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该俱乐部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⑰指1830年起在莱比锡出版的自由派年鉴《德国缪斯年鉴》（1832年阿·夏米索是年鉴的编辑之一）。

⑱指布鲁诺·鲍威尔。

⑲从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9月16日给他儿子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870页）中可以看出，卡尔·马克思当时打算出版戏剧评论的杂志。

恩 格 斯

德国民间故事书①

一本书能被称为民间故事书，称为德国民间故事书，这难道不是对它的高度赞扬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有权对这类书寄予更大的希望；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书就应当满足一切合理的要求并且在各个方面都称得上是尽善尽美的。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

因此，一般说来，如果我们可以正当地要求民间故事书内容应富有诗意、饶有谐趣和道德的纯洁，要求德国民间故事书具有健康的、真实的德意志精神，即具有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特点，那么，我们也还有权要求民间故事书适应自己的时代，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民间的了。如果我们着重考察一下目前的状况，考察一下造成当代一切现象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即日益发

展的立宪主义，对贵族压迫的反抗，智慧同虔诚主义②的斗争，乐观精神同阴郁的禁欲主义残余的斗争，那么，我就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该要求民间故事书在这方面帮助没有文化教养的人，向他们指出——自然不能采取直接推论的方式——这些动向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而决不是去纵容伪善，鼓励人们对贵族卑躬屈膝，姑息虔诚主义。但是，不言而喻，民间故事书对那些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或者甚至是错误的旧时代的习俗是不相容的。

我们可以而且也有必要根据上述原则来评价目前真正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以及通常统称为德国民间故事书的书籍。这类书一部分是中世纪日耳曼语族的或罗马语族的诗歌的产物，一部分是民间迷信的产物。它们起初遭到上等阶层蔑视、嘲笑，后来，如所周知，由浪漫主义作家发掘出来，进行改写甚至加以颂扬。但是，浪漫主义作家看到的仅仅是诗的内容，而对它们作为民间故事书所具有的意义毫无认识，这一点哥雷斯在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③中已经指明了。还是在最近我们才弄明白，哥雷斯的全部评价都是幻想的结果。虽然如此，但对这些书的习惯看法仍然以他那本书作为依据，连马尔巴赫在他的出版说明里所依据的也是这种看法。鉴于这些民间故事书最近有三种改写本，即马尔巴赫的散文体、济姆罗克的散文体和诗歌体，而其中两种还是供大众阅读的，这就需要对这些改写本的主题再认真审查一下它们对人民的意义。④

当评价整个中世纪诗歌时，只要还存在重大的分歧，就必须让每个读者去评论这类书的诗的价值；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它们确实具有纯真的诗意。所以，即使这些书不能被公认为民间故事书，它们的诗的内容总会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何况照

席勒的话说：

诗歌里永远不朽的东西，
在生活中注定要灭亡⑤，

也许有些诗人会找个理由，用改写的方法为诗歌保存那种在人民中间不能持久的东西。

在源于日耳曼语族的故事和源于罗马语族的故事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日耳曼语族的故事是真正的民间传说，突出的是积极活动的男人；罗马语族的故事所突出的是女人——不是受凌辱的女人（如盖诺费法），便是正在恋爱着但对爱的激情抱消极态度的女人。只有《海蒙的儿子》和《福尔土纳特》这两个罗马语族的故事是例外，不过它们也属于民间传说，而《屋大维》和《梅卢齐娜》等是宫廷诗歌作品，只是由于后来改写成散文，才流传到民间。喜剧作品中，也只有《索洛蒙和莫罗尔夫》不是直接源于日耳曼语族，而《欧伦施皮格尔》和《席尔达人》等等无疑都是我们的作品。

如果把这类书全部考察一下并根据本文开头提出的原则来评价，那就很清楚，它们只在一个方面符合这些要求：书中诗意盎然，妙趣横生，而且它们的形式，即使毫无文化教养的人大体上也能完全接受；在其他方面，这些书却根本不能使我们满意。有些书的性质同我们的要求正相反，另一些书只是部分地符合我们的要求。既然它们是中世纪的作品，自然就完全偏离了我们的时代可能向它们提出的特殊目标。所以不管这个文学部门表面上如何丰富多彩，也不管蒂克和哥雷斯讲得如何头头是道，它们也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至于说是否会在将来某个时候填补这个空白，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不打算回答。

现在分别谈谈几部作品，可以说，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